

印尼孔教28天行记(二十六)

作者：陈勇

国追求学业，所以快三十岁了还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对象，她对自己的未来既满怀希望，又带有一些淡淡的哀愁。

尖米士是一个小城市，全市人口12万多，其中华人约4000人。孔教礼堂与福德庙(Hok Tek Bio)隔街相望，始建于1975年，信徒有500人左右，但经常参加活动的也就几十人。孔教会主席叫林有机(Punkia Sulim)，是一个非常热情而实在的人。林先生经营一家药房，他的家就在礼堂附近。一般地方孔教会主席任期四年，林先生的任期马上就要到了，所以他事无巨细，都十分认真。尖米士礼堂的布局与其他地方的孔教

礼堂差不多，正前方是孔子画像，上书“至圣先师”四字，一左一右是两只麒麟，香案的布幡上绣着“文行忠信”四字，讲台上印着“皇矣上帝”，大门的内侧上方则是“勤俭”两字。礼堂两侧的墙上分别用中文和印尼文写着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和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”。尖米士礼堂每个月举办六次活动，一般在每个周末以及农历的一号和十五号。每逢传统节日、婚礼、葬礼和立愿仪式，该礼堂也会举办宣道和祭拜活动。此外，每个周末还有分别为成年人和青少年开办的读经班，目前青少年班共有小学生五人和初高中生八人。下午六点

钟开始，正好有青少年读经课。我数了一下，今天来上课的共有八个孩子，他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《四书》。班上最小的是一个十岁的男孩，最大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大学女生，她还有三个妹妹也在同一班上。老师介绍说，这几个女孩都是因为学校的宗教课要求来上读经课的，期末她们还要参加这里的考试，由礼堂老师出题。这些青少年除了要学习儒学和孔教的历史、儒学义理价值以外，还要学习孔教的仪礼和行为规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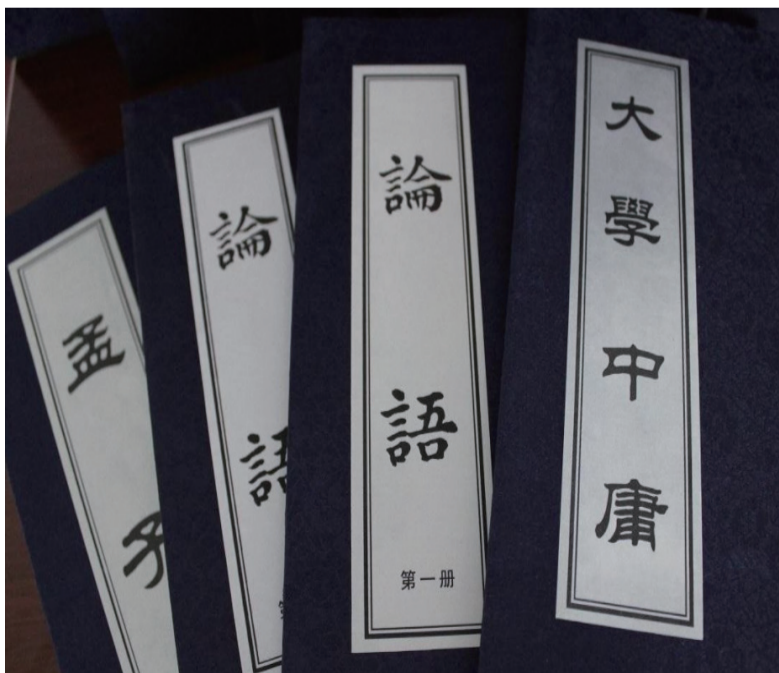
晚上七点钟，尖米士孔教礼堂的宣道活动正式开始，仪式和内容与我在丹格朗、茂物和加拉璜所看到的大致一样。男士统一坐在相对讲台的左边，女士统一坐在右边。司仪和音乐伴奏者都是刚刚上完读经班的青少年，他们主持仪式中规中矩，不由得让人刮目相看。举行上香仪式的一男两女三人身着白色短袖衬衫，前胸后背都绣有木铎和麒麟的图案，是印尼孔教的常见制服之一。与我在丹格朗和茂物

的所见所闻相比较，感觉上香仪式还是穿传统中式长袍显得更庄重肃穆些。林有机先生上台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辞，玛利亚在一旁作简短的翻译。随后是一位年轻的教生维迪先生(Widi)上台作今天的主题宣道演讲，洋洋洒洒，有如江河恣肆。维迪先生是爪哇族人(Javanese)，个子不高但身材健硕，身着一袭黑衣，留着一抹八字胡，给人干练果断的印象。他是附近班贾尔(Banjar)孔教礼堂的专职教生，今天是到尖米士礼堂作友情宣道。印尼孔教来自其他友族的信徒很少，万隆的邦邦和班贾尔的维迪是我迄今为止仅见的两例。看来孔教要超越“华夷之辨”的民族宗教而真正成为“有教无类”的普世宗教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所幸我没有被邀请上台演讲，如释重负。与其他孔教礼堂一样，今晚的宣道仪式在《惟德动天》的圣歌中开始，也在同样的歌声中结束。

宣道仪式结束后，是简短的问答时间。一位来自北苏门答腊省(Sumatera

Utara) 棉兰市(Medan)的张姓先生，说得一口地道的普通话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棉兰是印尼仅次于雅加达和泗水的第三大城市，总人口接近二百五十万，据说其中华裔人口近五十万，其语言和文化保存得比爪哇岛要好得多。张先生不是孔教信徒，却在与孔教礼堂一街之隔的福德庙任职。这座福德庙装潢富丽，远近闻名，每逢传统的华人节日，都要举行盛大的抬神出游活动，热闹非凡。在万隆，我遇到了此行的第一场大雨，印尼的雨季正好从十一月开始，而此时墨西哥的干季刚刚开始。除了最南部属于热带雨林气候的小部分地区以外，墨西哥的绝大部分地区在干季的半年时间里几乎滴雨不下，许多外地人尤其不适应墨西哥城冬季的干燥和2200米的高海拔。我庆幸自己可以短暂享受印尼雨季的滋润。尖米士整个下午和晚上，都在不停地下雨。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，我将睡一个踏踏实实的好觉。

未完 下期待续



《四书》